

白屋詩人吳芳吉

●王煜（香港作家）

崇尚諸子博覽群籍

胡適名過其實，吳芳吉（一八九六—一九三二）實超其譽。學者皆知胡適、俞平伯等作新詩，黃遵憲、丘逢甲堪稱晚清詩史；極少知曉吳芳吉也撰新詩，且曾半對半錯地批評胡適改良文學所倡八不主義，憂國憂民地慨嘆和吟詠當代痛史。



吳芳吉（左）與清華研究院好友周光午合影。

他生於重慶，字碧柳；號白屋，因其父手書白屋兩字掛於屋簷以示清白，別於鄰居的黃賭毒三害。小學時代他已熟讀陶潛、謝朓、李白、杜甫、王維、陸游佳作。其師唐憲斌宣傳清初李顛（二曲）的實學，卻不尊崇四川達縣的偉大思想家唐甄。父親破產入獄，慈母苦撐家計，吳芳吉進清華留美預備學校，同學富家子陝西吳宓（兩僧）長他兩年，待他如弟，他竟於清華風潮拒寫悔過書而被開除。吳宓赴哈佛大學，胡適的論敵梅光迪介紹吳宓師事人文主義者白璧德（梁實秋恩師），兩僧鼓勵碧柳自修西洋詩歌，強調白屋身世酷似蘇格蘭詩人彭斯，風格逼近南宋陸放翁，吳宓激賞白屋詩裏的忠愛之言與滄桑之感，引趙翼（甌北）詩云：「國家不幸詩人幸，說到滄桑句更工。」

吳芳吉深愛老孔莊孟周（敦頤）張（載）諸子，和清朝顧炎武、龔自珍、黃遵憲、丘逢甲及南社詩人。在《紅顏黃土行》他疾呼：「安得讀盡古今書，行盡天下路，受盡人間苦，使我猛覺悟！」我懷疑他看過清初曲江人廖燕《五十層居士說》所倡高踞三十三天上俯瞰塵寰，下闖十八重地獄慘淡經營期待苦盡甘來。

蔡鐸討袁世凱時，吳芳吉（護國岩詞）惋惜「一片天府雄國乾淨土，割據成七零八落航礮浪蕩。」為婦女請命的《婉容詞》令他馳名遐邇，流傳廣遠。在屈陶杜丘四詩人中，他最尊屈原，宣稱「三日不書民疾苦，文章辜負蒼生多；」誓言「不入政黨，不奉宗教，恥言軍閥，諱為名士；」更反對宋末嚴羽而謂「詩貴有學，不貴有才；」闡揚王充、韓愈、柳宗元、白居易和顧炎武的實用文學觀。（北望行）說：「勿作守夜之寒蟻，願為折臂之螳螂！」他確崇拜文天祥、史可法、于謙及譚嗣同，憎恨會國荃軍隊違法亂紀；嚮往辛棄疾與施耐庵的文學意境，以及德國菲希特、意大利馬志尼的愛國主義。

吳芳吉曾與吳虞、王光祈等創辦《新四川》雜誌，與吳虞、李劫人等任教成都大學。校長張瀾仿效蔡元培。軍閥閻錫山似施「德政」，吳芳吉不慎歌頌軍閥以寄託仁政理想。我較喜歡他詠西安的《歸途》：「西北良多士，士風更提提。……讀書種子古今鮮（稀罕），奈何摧殘不已更絕之？」這對任何輕蔑教育的政權都能針砭！

婉容一詞流傳廣遠

蔡鐸討袁世凱時，吳芳吉（護國岩詞）惋惜「一片天府雄國乾淨土，割據成七零八落航礮浪蕩。」為婦女請命的《婉容詞》令他馳名遐邇，流傳廣遠。在屈陶杜丘四詩人中，他最尊屈原，宣稱「三日不書民疾苦，文章辜負蒼生多；」誓言「不入政黨，不奉宗教，恥言軍閥，諱為名士；」更反對宋末嚴羽而謂「詩貴有學，不貴有才；」闡揚王充、韓愈、柳宗元、白居易和顧炎武的實用文學觀。（北望行）說：「勿作守夜之寒蟻，願為折臂之螳螂！」他確崇拜文天祥、史可法、于謙及譚嗣同，憎恨會國荃軍隊違法亂紀；嚮往辛棄疾與施耐庵的文學意境，以及德國菲希特、意大利馬志尼的愛國主義。